

# 1928~1930年河南旱荒探因

叶宗宝<sup>1</sup>, 薛彦<sup>2</sup>

(1.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2. 信阳师范学院 财务处,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河南在地质、天文、地理、气象等方面的变异,是导致旱荒发生的远因;发生于1928~1930年的干旱,以及兵灾匪祸所造成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混乱,是旱荒形成的近因;灾害期间,当时政府救济不能及时奏效,也未能扭转干旱演变为饥荒的趋势。

**关键词:**1928~1930年;河南旱荒;成灾原因;干旱;兵灾匪祸;饥荒;抗灾能力;救济

中图分类号:B0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86X(2009)03-0092-04

1928~1930年中国发生了特大干旱,据1929年3月调查,因饥荒出现居民死亡的县有129个,“下届收获之前将有居民死亡”约96县,“除极贫者均能生存”的有84县<sup>[1]</sup>。在灾情最重的中西部,河南有112县受灾,受灾程度已超过其他诸省<sup>[2]</sup>。不过在既往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家多集中于干旱成因之探讨<sup>[3]</sup>,社会科学家则侧重灾害之社会影响<sup>[4]</sup>,而干旱何以致灾、饥荒缘何最终形成,则未予具体考察。本文主要从自然、社会,以及灾害期间人文因素等方面考察饥荒的形成原因,以期当世的减灾救灾提供借鉴。

## 1 自然生态之变异

### 1.1 河南近两千年的自然生态概况

从长时段看,此次干旱应是累积性“生态问题”造成的。早在公元10世纪下半叶,河南气候就发生了变化:湿润期缩短、干旱期延长,气温由高到低的趋势较为明显<sup>[5]</sup>。受此影响,出现了表1所示的河南旱灾逐渐增多的情况。

表1 公元前2世纪~19世纪河南旱灾年次简表

Table 1 Drought disaster year statistics of Henan Province from 2nd century BC to 19th century AD

公元前2世纪~13世纪				14世纪~19世纪			
旱	大旱	特大旱	合计	旱	大旱	特大旱	合计
324	112	5	441	305	52	38	395

(资料来源:温彦编《河南自然灾害》,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据表1,自公元前2世纪到13世纪约1500年中,旱年441个,平均每3.4年发生1次。在14~19世纪600年中,旱年395个,平均每1.5年发生1次

旱灾。显然,年代越靠后,旱灾越频繁。到了20世纪,河南湿润度进一步减小<sup>[6]27-28</sup>,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在全国出现“具有突变性的干旱化趋势”<sup>[7]36-43</sup>,旱灾更加频繁。

### 1.2 河南20世纪20年代旱灾的发生

1928~1930跨年代持续性干旱之所以发生,与河南易受大陆性季风影响有很大关系。专家指出,河南气候发生异常时,干旱将从春季持续到秋冬,一旦与下次春旱接续,易形成跨季节大旱<sup>[8]</sup>;如果干旱发生在太阳黑子活动的极大年与极小年之间,灾情将更加严重,这也是跨年度大旱的发生周期何以与太阳黑子活动大致相同的缘故<sup>[9]</sup>。

当然,自古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经营和短期行为”及其排放的有害物质,也是致灾的重要因素<sup>[6]24</sup>。民国期间研究河南地理的吴世勋就曾指出森林覆盖率与旱荒分布的密切联系:“森林蒸发水汽,可以润泽空气,招致云雨。河南旱灾最甚,而林、涉一带较汲、沁为多,宛、洛不如光、罗一带雨量之多,盖由于此。”<sup>[10]32</sup>显然自然环境并不是一把“坐不烂的椅子”,其累积性“生态问题”也使后人吞下了历史遗留的苦果<sup>[7]4-5</sup>。

不可否认,1928~1930年河南饥荒最初是由干旱引起的,在1928年春干旱就已发生,且一直持续到了下一年。但此时倘若气候正常,饥荒则未必发生:“阳历五月底灾情可以豁免……去秋及今春所种谷类可以长成。”<sup>[11]</sup>可惜天公不作美,许多县又惨遭水灾:原武县7月突降大雨,“低洼之区尽成泽国”,田间禾苗多被淹死<sup>[12]32-33</sup>。新乡、修武、武陟、孟津、陈

收稿日期:2009-03-27

作者简介:叶宗宝(1973-),男,河南固始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专门史、河南区域社会史教学与研究。

留等县“因黄河暴涨……衣食牲畜漂流殆尽,田路村庄荡涤一空”<sup>[13]</sup>。即使是那些未遭水灾的县,也是禾苗或被“青虫”咬啮<sup>[12]36,55,56</sup>,或被大风摧残<sup>[12]45,47,56-57</sup>,或被冰雹砸坏<sup>[12]15-18,38</sup>,或被严霜打蔫<sup>[12]46,55-57</sup>,终未逃脱毁灭的厄运。

## 2 人文社会之混乱

### 2.1 战乱加重了灾情

助纣为虐的还有兵灾匪祸。北伐前夕,郑州“各大商店、各大栈房、各铁路局无不挂有司令部招牌”。为养兵,当局鼓励商民吸食鸦片以收取“印花税”,结果导致贫困饥民流浪街头:一到郑州,“脚夫与乞丐一同拥至,大哭小叫,令人进退不得”<sup>[14]</sup>。信阳“所有商店,无一家无军队”,“日用品有钱难买,湿柴每斤百数十文尚不易得,城区附近树木,以及民间家具,多被驻军作为燃料,而军事捐还免不了”。明港“商业完全停顿,各号所存小麦,皆被驻军查封,甲军以此售予乙商,丙军又向乙商搬出售予丁客,商民叫苦不已”<sup>[15]</sup>。

军事斗争加剧了地方骚乱。北伐结束不久,冯玉祥因不满蒋介石军事编遣方案,西撤潼关以备不测,结果河南为之大乱:灵宝、阌乡、陕县各县“大兵云集,肆意苛派,车辆牛马,尽行征发,垂毙之民,拉作夫役”。渑池、新安、洛阳、巩县、偃师、孟津、洛宁、宜阳各县“土匪如毛,大杆攻破县城,小杆焚掠村镇。人民求生无路,倒毙道旁,触目皆是”。临汝、宝丰、鲁山、郟县、伊阳各县“素为土匪特产之区……派人四出,苛派金钱,树立旗帜,名目奇异”。南阳、舞阳、内乡、镇平、桐柏、淅川、泌阳、唐河、叶县、邓县“昼则烽烟遍地,夜则火光烛天。杀声震耳,难民如絙”<sup>[12]</sup>。

### 2.2 灾区生活概况

兵灾匪祸使灾民惶惶不可终日。据渑池一灾民1929年6月给兄长的信:“初五日,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土匪来了”。黄昏时将寨打破,“五弟在北寨门楼上饮弹毙命,二哥从寨墙上跳下……咱家拉去四个人”。“十五日土匪又到杨光沟,咱家的人藏在门下草窝内,十七日被匪搜出,将母亲拉走。其余的人,三日夜勺米未曾入口,饿得东倒西歪……据我所知,周围八九十里内,烧房拉人,纵无一家幸免,打死人的,更多更多”<sup>[16]</sup>。

在此情况下,灾区生活实难以为继。辉县村民多食小米,“煮饭似粥而稠”。信阳乡民“以豆芽萝卜佐粗米而食,皆曰此丰年之食品也”。白河、颍河、漳卫各流域,“普通农民皆极简朴,无论精粗,日得三餐,不受饥饿,便以为人生大幸”。汜水磨谷为粉,

“蒸饼软如糊。如过于干硬,便以为费粉多,邻里即群笑其奢”。滑、浚、封丘、延津、淮阳等县“盛食高粱,或杂以大豆,或磨为粗粒,名曰糝,皆粗粝殊甚”。“又有炒面,平原用大麦、豆、高粱等杂粮炒熟磨粉,拌以水或稀粥而食,或杂以枣干。伏牛、太行山中杂以柿皮。涉县一带至杂以糠秕,则犹劣矣”。“太行深处居民以树叶为大宗食品,如榆、柳、杨、槐、杏、棠梨等,取其花叶等部,煮熟浸渍之,即可食。或煮后晒干贮藏备用”。不过,“近年兵匪水旱,农失其时,菜根树皮,皆常充食矣”<sup>[10]23-24</sup>。

### 2.3 抗灾能力低下

民众平素生活尚难,故灾害发生时,民众已是自顾不暇。即使仰赖政府,但民国时河南的物流环境也不利于抗旱救灾。应该说,河南交通设施并不差,如在1927年以前,仅陆路交通就有铁路和“长途汽车路”两种:前者主要是京汉、陇海铁路,以及横贯于二者之间的道清铁路。后者主要有信阳至潢川、驻马店至汝南,以及南阳至邓县、邓县至湖北老河口等省内、省际公路20余条。但是这些交通设施却“以兵匪骚扰,停驶者十居八九”<sup>[10]14-15</sup>。

1929年5月,正当救灾之时,冯玉祥正将军队撤往潼关,对交通系统进行了破坏。比如,冯军韩复榘部在漳河、黄河等交通要道就埋下了炸药,拆卸了武胜关以北、归德以西各要塞桥梁;孙良诚部也在撤退时炸毁了杨集路桥及马牧集至堤圈间的大小桥梁,拆毁枕木、电杆无数<sup>[17]</sup>。据报道,当时武胜关至信阳一带虽“经赵竹贤破坏”,但“信阳至郑州一带完全未动”,因而有人请求“赶速携爆破材料大加破坏”<sup>[18]</sup>。交通设施的破坏,自然影响了救灾绩效。

总之,在灾害发生之前,河南民众就已因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的败坏,失去了抗灾救灾能力。当冯军西撤并炸毁交通要塞之后,则救济灾民更加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南“在出现足以引起人们惊恐的征兆之前,劫难很早就蔓延开了”。“有些地方,农村人的处境就像永远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只要微风吹起一点涟漪,就能把他们淹死”<sup>[19]</sup>。

## 3 时任政府救济及其绩效

1928年“春旱”发生时,北伐尚未结束,当蒋、冯、阎、李在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时<sup>[20]8,212</sup>,旱魃已在中、西、北部诸省肆虐。如果说当局因战事而无暇顾及灾民,那么北伐一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就不得不面临严峻的赈灾形势。

### 3.1 时任政府赈灾能力低下

南京国民政府临时成立了赈灾机构。1928年8

月,赈款委员会、直鲁赈灾委员会相继成立。在冯玉祥通报豫、陕、甘灾情,并请求将编遣所余十万官兵运往陇海铁路以工代赈之后,中央于11月13日又成立了以冯玉祥为主席的“豫陕甘赈灾委员会”。不久,以阎锡山、唐绍仪为主席的“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和“两粤赈灾委员会”也经批准成立。鉴于赈灾机关多且不统一,国民政府又于1929年1月11日成立了“全国赈灾委员会”<sup>[21]</sup>。

尽管中央试图统一领导赈灾,但国府初建、财政匮乏,救济亦力不从心。据媒体揭露,“政府对于赈灾之计划虽已时有所闻,而事实上所得之成绩除任命若干赈灾委员外,不过为望梅止渴之附加税尚未实行征收矣”,至于“附税何时可以实收,及收入以后是否惠及灾民,未免不无疑问”<sup>[22]</sup>。

因财政支绌,中央发行了赈灾公债。1929年1月上旬,为救济豫陕甘灾民,冯玉祥请求国民政府发放600万元公债。鉴于全国求救电报联翩而至,财政部遂发行了1000万元<sup>[23]3-5</sup>。可这笔赈款在分配时却发生了纷争:陕西代表称该省灾情重于甘肃,“而甘肃又重于河南,河南又重于其他受灾各省”,故陕西一省最少须发赈灾公债600万元,即便豫陕甘分得600万元,陕西一省即需300万元<sup>[23]11</sup>。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代表也称“其被灾情形较之他省为烈”,希望政府预备30万元,“以便赶放急赈”,“由分配各被灾省份之公债项下如数归还”<sup>[23]19</sup>。河南省则认为,惟拨500万“专办豫赈”,“不致有杯水车薪之虞”<sup>[24]65</sup>。总之,赈款像众人在冬夜共享的一层棉被,各人总想朝自己的方向拉。

### 3.2 河南省在赈灾中处于不利地位

按初次分配方案,上述豫陕甘赈款的分配比例分别为:河南25%、陕西40%、甘肃35%。可是,由于甘肃要求与陕西平等<sup>[24]383</sup>,经冯玉祥提议,把陕甘应得75%份额按每省37.5%重新分配。可出人意料的是,当局在确定分配比例时,竟将河南原定份额挖去了5个百分点,使陕、甘各得40%。对此不公之举,河南虽屡次抗议,但最终结果是:豫省仍按20%分配,其按25%少分之数“由普通赈款项下照补”<sup>[24]31,40</sup>。

其实,即使河南有足够赈款,也不意味灾民能被切实救济。其原因有二:

其一,买了赈粮,却无车接送。如许昌赈粮就因无车接运被“慈善机关照奉来原价接收”,豫西“存平糶粮千余吨”也“露存”于丰台,纵“淋雨”腐烂,亦无办法。

其二,即使有车运粮,也常遭中途劫持。1929年

4月27日,朱庆澜代购300余吨粮食就被河北当局扣押于保定<sup>[24]87,89,140,316,371</sup>,尽管河南“派黄自芳、陈铭鉴代表赴(河北)省府及总部行营交涉,但因各界均忙欢迎孙夫人来平,未得相当结果”<sup>[25]</sup>。无独有偶,5月中旬何成浚又扣押了西北赈粮,虽然河南民众借机发起了政治攻势,但粮食最终仍是只好运回北平<sup>[26]</sup>。

### 3.3 当局赈济不力是旱荒演变为饥荒的重要原因

政府在赈济中虽付出了努力,但效果不佳。自去年夏秋以至今日历时逾半年,灾区粮日少以贵,赈款赈粮则为数极微。河南灾民概数过750万人。是以最小推算,每人每月予以价1元之粮食,亦需3000万元之巨。而迄今为止,合公私赈款不逾百余万元,真是杯水车薪<sup>[2]</sup>。

1928年“春旱”不久,粮价就开始上扬:邓县麦子每斗23千(千指千钱,一千钱为一贯),较平时高4~5倍,小米每升5千,较平时高5~6倍<sup>[12]21</sup>。南召小麦每斗40余斤,价已涨至30余千之多,以较素日增加20倍以上<sup>[12]25</sup>。

因粮食紧缺,乞讨灾民不在少数:“有自上海、南京归客谈云,在沪宁、安庆等处见陈留县难民七八百名不等无所依归,远离乡井,乞食无门”。他们“城不让进,寨不容住,夜间栖泊于古刹破壁之间”,情状极惨。其中,浉池县灾民苏文成和许氏新婚后相伴行乞,走到丰县北乡时“娇妻被掠”,苏深受刺激,神经错乱,投井身亡<sup>[27]</sup>。

因逃荒常遭不测,灾民“又复逃回”,“宁饿死本乡不再出门”<sup>[12]21,25,37</sup>。他们起初以晒干的红芋秧掺和菜叶、树叶、榆皮过活,后来以“秕糠和荞麦之焦花”等为食。“吃滑石十余日即将肠蚀断而死”,食“柳芽”则“鼻口流血”。结果许多饥民或依傍墙根下,或匍匐田沟间,鹄形鸠面,奄奄待毙<sup>[12]1-9</sup>。

饥饿继而引发了伦理道德危机。有中年男子在洛阳车站高呼“出卖幼孩”,“傍一中年妇人抱一年约三岁幼儿,泪如下雨”,人口售价“男二元,女一元”<sup>[12]7</sup>;食人肉者亦不乏其人:南召有灾民“乘夜无人”寻找“甫掩埋之尸而剜其肉”。禹县“文殊店西某村煮饿死之尸二具”。总之,全省“陈尸累累,饥民争啖其肉,互相殴伤者日有所闻”。<sup>[12]25,49</sup>

## 4 结语

1928-1930年河南发生饥荒,有远因亦有近因。从长时段看,各历史时期河南在地质、气象、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变异,是导致干旱发生的远因;从短时段看,发生于1928年的干旱以及兵灾匪祸所造成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混乱,是饥荒形成的近因。灾害发生



后,灾区几乎无抗灾能力,而时任政府的救济又难以奏效,故干旱演变为饥荒的趋势不可逆转。

邓云特指出:“饥荒者,乃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之失败所招致之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也。”<sup>[28]</sup>只有将自然、社会与人文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才能获得对历史灾荒发生原因的贴近历史本相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历史灾荒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考察,不仅能深入理解灾害本身,也能揭示自然、社会与人文之间的互动,这对今后之抗灾赈灾不无启示。

#### 参考文献:

- [1] 无名. 灾荒统计[N]. 大公报.1929-3-27(4).
- [2] 无名. 豫陕甘灾民总数[N]. 大公报.1929-3-17(4).
- [3] 黄河流域及西北片水旱灾害编委会. 黄河流域水旱灾害[M].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270-273.
- [4] 武艳敏. 五十年来民国救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20-124.
- [5] 盛福尧. 河南历史气候研究[M].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 1-11.
- [6] 温彦. 河南自然灾害[M].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 [7] 夏明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 中华书局, 2000.
- [8] 李克让. 华北平原气候[M]. 科学出版社,1990:25-29.
- [9] 梅松龄. 抗旱农经[M].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 [10] 吴世勋. 河南[M]. 上海:中华书局,1927.
- [11] 佚名. 豫灾民[N]. 大公报.1929-6-19(8).
- [12] 河南省赈务处. 河南各县灾情状况[R]. 1929.
- [13] 佚名. 天灾人祸[N]. 大公报.1929-8-30(8).
- [14] 佚名. 吴贼治下之郑州 [N]. 汉口民国日报.1927-1-16 (6).
- [15] 佚名. 河南大战已经开始[N]. 汉口民国日报.1927-2-17 (6).
- [16] 佚名. 字字血泪——河南灾民一封家书[N].大公报. 1929-8-19(7).
- [17] 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上册[M]. 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78:62-63.
- [18] 佚名. 冯军在豫施破坏工作 [N]. 盛京时报.1929-5-23 (2).
- [19] 彭尼·凯恩. 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2-33.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4辑:大事记[C]. 中华书局,1984.212.
- [21] 无名. 国民政府职员表[N]. 盛京时报.1929-2-6(4).
- [22] 无名. 赈灾附税[N]. 盛京时报.1929-4-19(1).
- [23]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 [Z]. 油印稿.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2辑:25册. 1956.
- [24] 旅平河南赈灾会. 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公牒[R]. 1929.
- [25] 佚名. 豫灾民受交通影响[N]. 盛京时报.1929-5-28(3).
- [26] 佚名. 西北灾民的面包问题 [N]. 河南民报.1929-5-16 (5).
- [27] 佚名. 豫西流民图[N]. 大公报.1929-7-31(8).
- [28]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绪言[M]. 上海书店,1984:5.

[责任编辑 张振元]

## Exploration of Drought and Famine of Henan Province from the Year of 1928 to 1930

YE Zong-bao<sup>1</sup>, XUE Yan<sup>2</sup>

- (1.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Henan, China;  
2. Financial Department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geology, meteorology, astronomy, geography in Henan province led to drought. The drought happened from the year of 1928 to 1930 and the humanistic science environment chaos caused by battle and bandit led to famine. During the disaster, the government's relief was not effective and it couldn't prevent drought to become famine.

**Key Words:** year of 1928 to 1930; drought of Henan province; disaster cause; drought; battle and bandit; famine; anti-disaster capability; relief